

##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李 骁雄 第 28 期笹川生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神经外科副教授

当我写下这一题目时，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日本歌曲，《知床旅情》，或许这首歌的曲调和歌词能够很好的表达我对日本这一年生活的怀念和对我的日本友人的思念。

作为第 28 期笹川生，我有幸在日本的藤田保健卫生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这一年间，在医学上收获颇丰。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更重要，更宝贵的是结识了一些普通的日本朋友，并从她们那里深切地感受到了普通日本人对我的关爱和友谊。

我刚到研修地点藤田保健卫生大学时，人生地不熟。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感到生活不便，心情苦闷。我住在医院外面的 Apartment，离医院有一段路，不是很方便。负责藤田保健卫生大学宿舍的馬場園鈴子、馬場園一夫夫妇知道后就经常来找我，问寒问暖，看看是否需要帮助。他们到了我住的小屋，应该说，他们是我那间小屋的第一位客人，一看只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设备，不住念叨：“可哀そう”，马上想办法给我送来了微波炉，电饭锅，电水壶等等。这让我的生活变得方便许多。他们常对我说：“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会想家的，下班后没有事可以到我们宿舍来，大家聊聊，会好许多。就把我们这里当你在日本的家，我们就是你的家人。”于是，我在下班后，有时就去他们的宿舍，我们聊得很多，很开心，聊家庭，爱好，在日本研修的情况。从交流中，我得知，他们二位多年来一直负责藤田保健卫生大学的宿舍，但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看管宿舍，而是尽可能的给住宿舍的人提供帮助。他们说，住在宿舍里，不像在自己家里，生活肯定有许多不便。我们要多照顾他们一点，尤其是外国留学生，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有不通，又想家，更需要给他们多一点的关心。所以，在他们的本职工作以外，他们经常为外国留学生做份外事，如隔三差五的给他们送吃的，其实老两口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如果要出去买东西，夫妇俩就开上自己的汽车帮着接送。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这样，大家都觉得他们就像自己在日本的亲人，就叫他们爸爸桑和妈妈桑。

他们常对我说，你住在学园外，我们对你照顾得少，真是过意不去。我们都是庶民，而你们是医生，护士，非常伟大。能够为你们提供一点帮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真心祝愿大家在日本学习期间没有火灾，地震，学习结束了平平安安地回国和家人团聚。

老人的话非常朴实，没有任何虚饰，但我真实的感受到了他们的爱心和善良。

在他们那里我还遇见了其他一些日本朋友，如菰田幸子、玉利玲子、中川纯子、大利麦牙子等人。菰田幸子女士是藤田的公共卫生课长，玉利玲子女士是护理部部长。随着和她们的交往日益加深，大家彼此间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其实人都是一样的，都很普通，都有喜怒哀乐，都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有一次，菰田幸子课长问我中午是否在医院的食堂吃饭。我说，食堂比较贵一点，我回自己的 Apartment，自己烧午饭吃。她说，是的，对外国人来说日本吃的东西是太贵了了。先生

这样，每天中午走回去吃饭，然后再来上班，也非常辛苦，尤其是刮风下雨，或是夏天在太阳底下，这么来回走更加辛苦。

当时我也就没当回事。但是，过了几天，妈妈桑找到我，说：“李先生，今天中午不要回去，到我们这里来，菰田桑给你准备了午饭。”我当时，将信将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到了中午我走到妈妈桑她们的寮，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套日本人带饭菜用的木盒子，里面有饭，和各种菜肴。原来，那天非常热，菰田幸子觉得这么热的天，我来回走太辛苦了，所以就特地为我准备了午饭带来。当时看着这些饭菜，我真是感慨万千。当我结束在日本的一年研修，神经外科为我举办欢送会时，我提到了这一顿午餐。我说，在日本的一年间，我被邀请在一些非常高级的宾馆吃过非常精美的饭，但是，这顿家常的中饭却是最令我难忘的，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的确如此，这不是一顿简单的午餐，而是菰田女士对一个异乡学子的无限关爱。后来，菰田女士还为我特地烧了雑煮会。为的是让我在日本的一年间，对日本的民俗，文化有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同时也改善一下我的伙食。

在繁重的研修之余，我还和玉利玲子女士，菰田幸子女士等一些日本友人去日本各地游览，我们游览了古色古香的京都，历史名城广岛，还参观了现代化的丰田汽车厂。

白驹过隙，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刚到日本时的苦闷，孤独到了将要离开日本时变成了依依不舍，流连忘返。离开藤田的那个清晨，妈妈桑，爸爸桑，玉利玲子女士，菰田幸子女士等日本友人到我宿舍来送别我。我们都强忍泪水，不想落泪。菰田幸子女士走到我跟前，给我一包食品，拿出一样说，这是赤飯，我们日本学生毕业时吃的。先生在日本一年的学习，到今天也算是毕业了。另外，还指着袋子里的团子等各色点心，对我说，今天起得早，先生恐怕还没吃早饭，这些点心带着等会儿在新干线上吃。至此，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她们也抱着我，大家失声痛哭。这是我在日本一年间唯一的一次哭泣，却哭得异常伤心。因为我即将离开这些我深深地爱着的普通日本人。在过去的一年间，她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关心和照顾，她们使得我的这一年全然不同，异常精彩，直到现在都让我对她们和这个生活了一年的小城镇魂牵梦绕。

大家都哭得太伤心了，菰田女士擦着眼泪说，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记忆得非常清晰，她用了“かならず”这个词。然后，在众人“元気で、お帰りなさい”声中，我泪眼模糊的上了出租车，离开了这个很不起眼的日本小镇，豊明市；离开了这些善良的，曾给予我无限关爱的最最普通的日本人。我在车内不住的回头张望，她们一直站在那里向我挥手，直到车子转弯，她们才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在日本的一年是迄今我最有意义的一段人生。

我亲爱的日本朋友们没有食言，她们真的到上海来看我和我的家人了。在2007年的夏天，玉利玲子女士，菰田幸子，妈妈桑等七位我的日本朋友专门到上海来看望我。当我在上海见到她们时，我听见妈妈桑嘴里不住的说着：“見た、夢みたい。”看着我们泪眼汪汪，我上小学的女儿好奇的问，“爸爸，你为什么哭啊？”

是啊，孩子还太小，不能够明白她爸爸在日本的一年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所经历的孤独和所感受到的温暖；她还不能够明白当一个人在困难时得到关心，照顾时的感受。

虽然我们一直有通信往来，但我依然非常希望能再见到她们，哪怕再次泪雨潇潇。

很遗憾，我不是专业的作家，总觉得意不能尽。或许，那首《知床旅情》中的歌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我对她们的思念和感情。

別れの日は来た 知床の村にも  
君は出て行く 峠を越えて  
忘れちゃいやだよ 気まぐれ鴉さん  
私を泣かすな 白い鷗よ  
白い鷗よ

。